



左图：中国舞剧《东方红》第三场万水千山。

右图：崔承喜的舞蹈思想在朝鲜至今都被贯彻。

承和提高，对中国舞蹈艺术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1954年，新中国第一代舞蹈艺术家初步编写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中国古典舞蹈教材。到了80年代初，李正一、唐满城教授等人建立“身韵体系”，为中国舞蹈的发展带来本质性的变化。现在中国古典舞蹈已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它又反过来指导中国当代舞蹈的具体实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功于崔承喜等老一辈舞蹈家对中国古典舞蹈艺术的开拓性贡献。崔承喜一些弟子在她的舞蹈思想和方法的影响下编写了有影响的教材，原甘肃省艺术学校教员高金荣编写了《敦煌舞蹈基本》，蒙古族舞蹈教育家斯琴塔日哈编写了《蒙古舞蹈基本》，王诗英则编写了《戏曲演员形体训练基本》。王诗英曾说，“如果没有从崔承喜那里学习创作精神和方法，我不会走上今天的路子，也完成不了把我们民族的舞蹈体系化的任务”。高

今荣说，当今我们的古典舞虽有了飞跃的发展，但崔整理方法之科学我越来越有深刻地感受，它对于我们今天创造整理敦煌壁画式的舞蹈教材，起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除此之外，根据崔承喜的传统舞蹈整理方法而创作的小道具舞蹈创作作品，又反过来丰富了“基本”训练系统，这一教学体系和创作相互补充的思想至今蕴涵于中国舞蹈教学体系中，它不仅促进了舞蹈教学中风格与能力训练的结合，也在教学与创作两者间起着中介作用。构筑舞蹈教学与舞蹈创作并进的双向发展的教学体系，现已成为中国舞蹈教学发展的主要方向。1958年9月，由崔承喜担任总导演演出的朝鲜音乐舞蹈史诗《我光荣的祖国》获得很大成功，而中国艺术家于1964年创作演出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体裁、主题到音乐舞蹈的主要表现手段都与《我光荣的祖国》具有较多相似之处，我们从能看到两

种舞蹈史诗是有关联的。

1969年8月8日，崔承喜因病去世。2003年，遗体入葬朝鲜爱国烈士陵园。2011年，朝鲜举行隆重纪念崔承喜诞辰百年的活动，对这位伟大的舞蹈家表达敬意。而韩国KBS电视台在1998年9月专门播出周末特辑《活着的神话舞姬》，全面回顾崔承喜在中国的舞蹈实践，“她之所以将自己的艺术视野转向中国文化，并且长年如一日地坚持在华从事舞蹈表演、创作和研究活动，是由于她在宏观上把握了世界舞蹈艺术的总趋势并且通过比较确认东方艺术的渊源在中国，认识到要想创造出崭新的东方舞蹈艺术，就必须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艺术及其精神实质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崔承喜来华前就已大量吸取日本和朝鲜的艺术以及丰富多彩的西方艺术，通过对世界上多元文化的横向比较，认识到还必须纵向地发掘文化的内核。她在中国的艺术实践促进了对东方古典文化的理解，使她在确立朝鲜民族舞蹈体系的实践中始终进行着东方式的比较思想，从而创作出“将日本式的色、中国式的形、朝鲜式的线，并把它用高度的艺术性融合为一体的崔承喜的舞蹈艺术”。这样的评价是深刻而准确的。[4]